



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

散文奖

获奖作品集

《散文》《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16th
百花文学奖

第十六届 百花文学奖 散文奖



获奖作品集

《散文》《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集 / 《散文》
《散文海外版》编辑部编.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306-6744-6

I. ①第… II. ①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3508号

选题策划:汪惠仁 刘 洁

封面设计:任 彦

责任编辑:李 跃 田 静

版式设计:蔡露滋

出版人:李勃洋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ji.com>

印刷:天津长荣健豪云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222 千字 插页:3 页

印张: 11.375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写在前面

《小说月报》百花奖，是读者和小说作者都熟悉的文学奖项了。现在百花文学奖拓展到了散文。我想，这终究是好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散文出版上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百花的散文出版推出了一时难以计数的名篇、名著及名作家；另一方面，百花以散文为出版特色立社兴社，旧家香火之所以不断，积德为本。几代百花人殚精竭虑，在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散文、中国当代散文及世界散文的出版上，为中国出版史提供了知识谱系完备编辑风格谨严的散文文库。

如果说，百花散文书系是中外散文阶段性的成果总结，那么，《散文》杂志及《散文海外版》的先后创刊，则意味着百花的散文出版与正在行进着的文学世界取得了即时性沟通。

百花的散文一直在繁华的现场；但同时百花的散文在一种大安静里——谁能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谁能提要钩玄，谁就能含英咀华。

二

这里的二十多篇是从《散文》及《散文海外版》两年近千篇作品中选出来的，这二十多篇皆是读者投票而得。在此基础上，我们约请五位专家取其半数，最终选出这次的获奖名单。

曾经有人勾勒两百年来文学时光演化史，曰：先是作家中心时代，然后是批评家中心时代，然后是读者中心时代。

不无道理。但我们仍然是不忍割舍任何的文学世界的要素——也许有些天真吧，我们还在做着这样的努力：作家、批评家、读者，当然还包括编辑以及无边的生活，让这文学世界的诸要素构成相互滋养的结构。

三

可能存在着偏见了，我觉得，散文的读者多是有着发达的挑剔的本能的精神性消费者。所以我没有必要做通篇的讲解。获奖的作者有名气很大的，也有并不出名的，有些已经为当代散文文体之革新做出了公认的贡献的，也有到现在也无法获知作者更多信息的——比如小茶，我们通知她获奖，她很高兴，但她就是不肯提供她的照片和简介，我们只能从她富于跳跃感的文本中去想象她是谁。我们不会因为作者信息的模糊而取消对他们的奖励，因为，我们设置这一奖项的核心观念不是模糊的。

江顺

2015年6月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散文奖

2 王开岭 夜泊笔记

22 周晓枫 素描簿

38 丁燕 断裂人

56 小茶 断章

78 于坚 盐津的蜂蜜

90 朱以撒 流水

102 祝勇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130 塞壬 悲迓

152 艾平 锯羊角的额吉

158 鲍尔吉·原野 童年的梯子通向天堂

184 麦家 致父信

194 刘亮程 驴叫是红色的

散文奖·特别奖

214 马雁 马雁散文小辑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散文奖·入围作品

- 230 王族 藏北的事情
- 245 王晓莉 素食者(外一篇)
- 258 苍耳 皖南霜迹
- 273 王陆 认识
- 285 王月鹏 血脉里的回望
- 301 陈忠实 儿时的原
- 319 迟子建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 326 毕飞宇 飞跃密西西比
- 334 铁凝 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
- 345 马未都 徐邦达和朱汤生
- 353 温亚军 那个度日如年的初夏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

散文奖

散文
ESSAY

王开岭

夜泊笔记

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

王开岭

历任央视《社会记录》《24小时》《看见》等栏目指导和主编等职。著有散文集和思想随笔集《激动的舌头》《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黑暗中的锐角》《精神明亮的人》《古典之殇》等。

16th
百花文学奖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自序]

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约翰·列侬

1

十九世纪的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段让人隐隐动容的话。

他的指向是法国大革命。起先,我以为这样的评语只适于精神激昂、大变革和大撕裂的时代——分泌的希望和绝望同样多、创造力和破坏力同样大。但现在,我改了看法,觉得它几乎匹配任何岁月,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现世发出类似感慨。

前几天,接受一位独立制片人采访,地点是明城墙旁的酒吧,当被问“你怎么评价这个时代”时,狄更斯的话猛然在空气中一闪,像玻璃片的反光,我本能地眯起眼。朋友说,你眯眼的样子像是皱眉和闪躲,又像憧憬或陶醉。

那个寒风尖锐,但有阳光和红茶的下午,我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两个“最”，说明逻辑的极度矛盾和混乱。但感情上，我们没理由不爱现世、不支持和肯定当代价值，因为我们只有它，我们的摇篮和坟墓、生涯和意义都住在里头——就像蚯蚓淹没在泥土里。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它，献身于它了。

俄国乡村诗人叶赛宁自杀后，高尔基哀鸣：他生得太早，或太晚了。

我以为，这是句悲伤过度的话。其实，每个人都生逢其时，每个人都结实地拥抱了自己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厌恶与赞美、冷漠与狂热、怀疑与信任、逃避与亲昵中完成了对时代的认领。

更何况，每个人都从周围人堆里找到了恋人、情人、友人，都娶了当代某女为妻，或以幸福名义嫁给了某男，而对方，恰恰是时代的分泌物。

当你说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说的就是爱这个时代。

除了爱，别无选择。连敌视和诅咒，亦属同样感情。

2

采访中，对方还提了个有趣的问题：能说说“世界”的含义吗？

我犹豫了下，断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世界是谁的？人类的吗？不，世界至少有两个组成、两个系统：人间和“非人间”，或者说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荒野。前者是人类自身的成就，诸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一切文明范畴，这项成就史仅仅数千年；而后者乃大自然之成就，即原始地理和物

种繁衍,诸如山岳、湖泽、沙漠、冰川、海洋、生物、矿藏、气候,其历史已达四十六亿年。可你细打量,即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围绕我们身边的,几乎全是人类自己的成就:城乡、街巷、交通、社区、学校、医院、银行、商场、法律……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人类,正越来越深陷此境:我们只生活在自己的成就里!正拼命用自己的成就去篡改和毁灭大自然的成就!

可别忘了:连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成就之一!

许久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犯了个大错:想当然地以为世界即人间,即人类领地和家园,实则谬矣,人和万物一样,只是地球的匆匆过客,投宿而已。人不是地球业主,只是它的孩子,和草木虫豸一样,受地球抚养……你可以视地球为家,但须看到它也是老虎狮子和一棵草的家,它不止你一个孩子,而且在它眼里,所有孩子都是平等的,一视同仁。也许它无法阻止你去侵害别的孩子,但它会颁布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当它的孩子越来越少时,人——这个野心勃勃的物种也将面临末日,或精神上孤独而死,或肉体上被烈日炙烤、缺氧窒息……在自然伦理上,若不能克服“人本位”、“人类中心论”,人终将死于自己,死于欲望的腐败。

人的悲剧尚在于,他凭借强大的智商、逻辑和麻木,早已把现实无理地合理化了。

我想,也许人类还有一种成就的可能,亦堪称最高成就:保卫大自然成就的成就!只是,留给人类的机会和时日,恐怕不多了。

那个阳光和红茶的下午,说着说着,我发觉自己的情绪陡然激烈了,像烧柴一样噼啪响,有点失态。

我清楚,这和哥本哈根有关。那个童话之城,刚结束了一场所谓“拯救人类最后机会”的大会,其悲怆堪比哈姆雷特的那句:活着,还是死去?

就在此前,好莱坞刚推出了世界末日大片:《2012》。而在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刚上演了一场悲情“行为艺术”:总统纳希德和十四名部长佩戴呼吸器,潜入海底召开内阁会。照现在的气候变暖趋势,本世纪内,该国将被海水淹没。而在喜马拉雅山,为抗议冰川速融,尼泊尔总理与众幕僚,头戴氧气罩,空降在海拔五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地区。还有沉陷中的威尼斯,还有斐济人的哭泣,还有乞力马扎罗的雪,还有极地冰层和北极熊的忧郁……

然而,这却是个让人类蒙羞的政客大会。十三天里,上万名代表围绕所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吵得面红耳赤,一群孩子为赡养母亲讨价还价、唇焦舌燥,不外乎义务的大小、摊派的多少……这是怎样的不敬不孝?他们还把自己当成生存共同体吗?延期一天后,大会终于在遮羞布中落幕了,用“绿色和平”执行干事长库米的话说——“如罪男罪女般逃往机场”。

而这十三天里,我所在的电视频道每天直播这群人的吵架,不仅充当光荣的看客,还当起了裁判。

关于环境和人类命运,我不想再多说了,我愿采摘二十年前比

尔·麦克基本在《自然的终结》里的几束声音：

将来，飓风、雷暴和大雨已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

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找到我们的欲求和习惯。

我们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正忙于削弱它。我们需要找到如何使我们自己变小一些、不再是世界中心的办法。

4

十几年前，《读书》杂志刊过李皖的一篇乐评，《这么早就回忆了》。

具体内容忘了，但题目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题目。

世界变得太快，眼花缭乱，来不及驻留，来不及回味，来不及告别和回头再看一眼。一眨眼工夫，无数事物只剩下背影，成了往事和收藏。你跟不上，一个敏感者，一个内心喜欢稳定和秩序的人，会痛苦，会失措和迷惘。

伤逝提前降临了，这是对清晨的怀念。

现代人过早地进入了心灵黄昏。

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古典之殇》，主题是：当我们大声朗读古典诗词时，殊不知，那些美丽的乡土和自然风物、那些曾把人类引入美好意境的物境，早已荡然无存；现实空间里，我们找不到古人的精神现场，找不到对应物，连遗址都没有……古诗词，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

其实，何须祭奠古诗，何须凭吊人类童年，连我这代人的儿时记忆也被摧毁了：那些草长莺飞、鱼戏虾翩，那些青山绿水、星河灿烂，那些夏夜流萤、遍地蛙声，还有古老的祠堂、绕村的小河和隆重的民俗……皆一夜间蒸发了。从乡村到城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每个归来的游子都成了陌生人。而这，远非“发展”、“进步”、“新貌”、“建设”等词所能遮掩得了的。

有个写作构想我频频给朋友提起，我说你们拿去写吧，一个非常有意义但我无暇顾及的题目，那就是：对比古代生活和人类童年，搜索一下我们今天究竟流逝了什么？用美学的眼睛，用心灵的触角，用自然和人文角度，列个清单，慢慢建档……我说你知道古人取什么水煮茶吗？江河水！《茶经》中，它的名次排在井水前；我说你耳朵里还住着寂静吗？你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我觉得那会儿的夜真静啊！我说你有多少年没见萤火虫、没遇到过黑夜了？真正的黑夜！我说你见过蹦蹦跳跳自己上学或放学的城市孩子吗？我们那代人全是在这条路上长大的呀！我说这些年，你见过一只登堂入室的燕子吗？你见过一只自然长大的鸡或猪吗？你嚼过不含添加剂的馒头吗？你尝过不喂化肥农药的蔬菜

吗？你吃过自己种的哪怕一丁点粮食或瓜果吗？……

我曾反复向朋友推荐这条精神线索，但多年过去，发现竟还空着，只好自己来写了。其实，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清单，除了消逝的风物和生态，还有人生美学和精神资源的方方面面，我写不完，一群人也写不完……

造物主最初颁发给人类的世界——那个“原配的世界”，真的结束了。

此乃天大的事，值得人类号啕大哭的事。

许多疼痛和惊悚要等未来，待神经复苏之后，才发出一声巨响。

这个叫“霾”的春天

这个发霉的早晨，连公鸡都不会为它打鸣。

你只能用“沦陷”来形容。

诸如“黎明”、“晨曦”、“曙光”之类的词，和它一丁点关系没有。这只是时间意义上的早晨，它的应有之义、美学特征，荡然无存。

你想起老电影里“旧社会”的天色，那种一看就痛苦就悲愤、那种专为“剥削”、“压迫”、“革命”服务的色调。

戴着口罩，我在公园里跑步。看上去像个弱智？像个嫌疑人？或者，像围栏里的猎物？

这种厚厚的防 PM2.5 的口罩，已非普通意义上的护具，它是武